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锦香亭
蝴蝶杯
铁花仙史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锦香亭·蝴蝶杯·铁花仙史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锦香亭/(清)素庵主人著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2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ISBN 7-5034-1323-9

I. 锦… II. 素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542 号

173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89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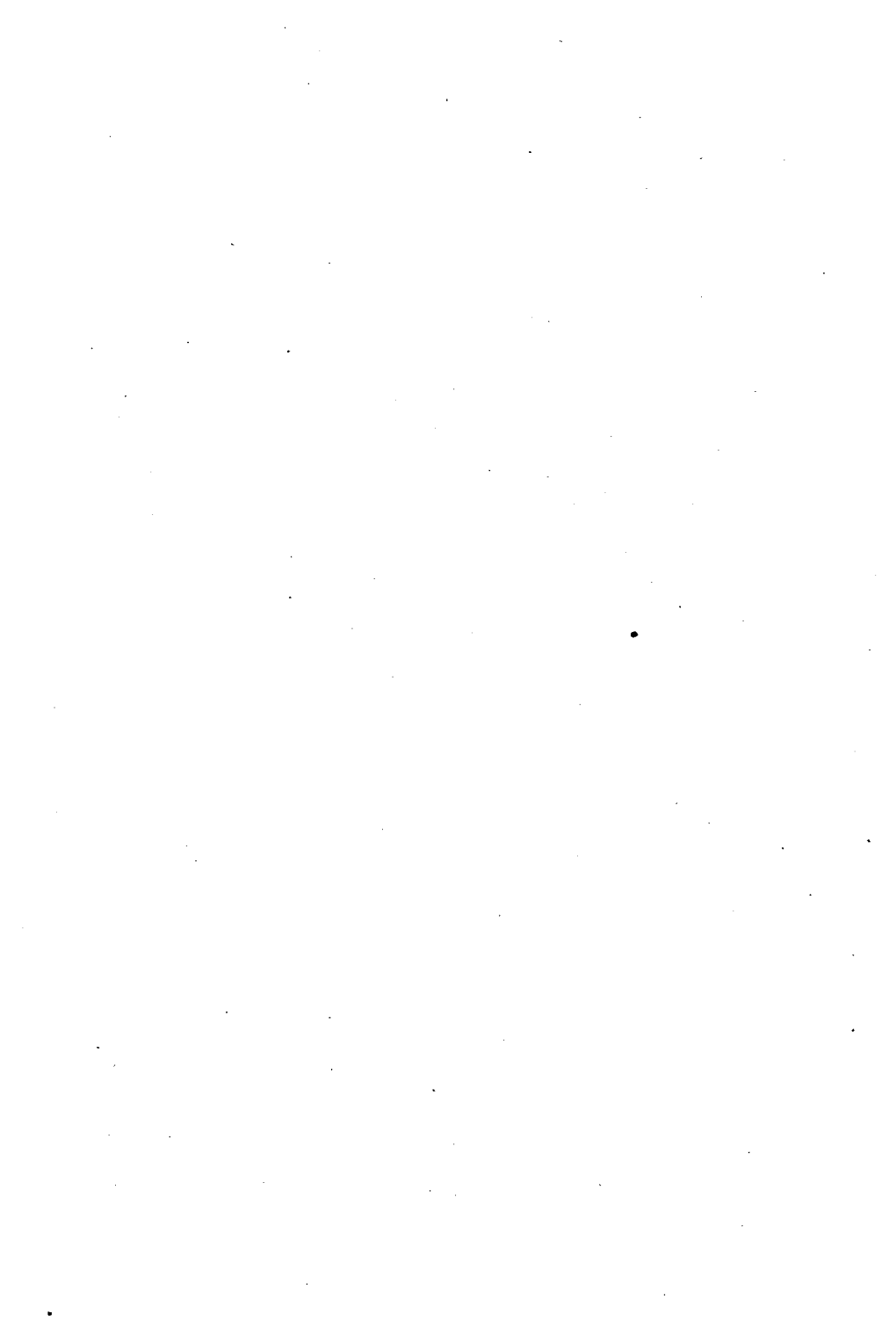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錦
香
亭

清・素庵主人

目 录

第 1 回	钟景期三场飞兔颖	(1)
第 2 回	葛明霞一笑缔鸾盟	(8)
第 3 回	琼林宴遍觅状元郎	(19)
第 4 回	金马门群晬节度使	(27)
第 5 回	忤当朝贬官赴蜀	(32)
第 6 回	逢义士赠妾穷途	(40)
第 7 回	禄山儿范阳造反	(49)
第 8 回	碧秋女雄武同逃	(57)
第 9 回	啸虎道给引赠金	(65)
第 10 回	睢阳城烹童杀妾	(72)
第 11 回	雷海清掷笏骂贼	(82)
第 12 回	虢夫人挥麈谈禅	(90)
第 13 回	葛太夫人入川迎圣驾	(97)
第 14 回	郭汾阳建院蓄歌姬	(105)
第 15 回	司礼监奉旨送亲	(114)
第 16 回	平北公承恩完配	(123)



第 1 回

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忙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

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巵瑶觞。渐酒酣歌竟，重过横塘。更有赏花品鸟，骚人辈仔细端详。魂消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——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秦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分五裂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，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，生出一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，在晋阳地方，招兵买马，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及各自分据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，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。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后来世民登极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、长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，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跽跽。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。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。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他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。他虽然久蓄异心，终因老公在前，碍着眼，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。及至高宗亡后传位，太子年幼

懦弱，武后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迸裂的雌货叩头称臣；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却又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。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只当做临幸嫔妃，彰明较著，不瞒天地的做将去。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曹、王怀义、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玩耍，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闱的秽德，朝野的丑声。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，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情性，甚是相同，日与武三思，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，不惟不去觉察他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。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到得中宗死了。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。幸而唐祚不应灭绝，惹出一个英雄来。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后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，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子，贬的贬，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。他便将声色货利，迷惑明皇，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唾骂耻辱的，岂有治世天子，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全盛之后，元气未丧。所以世界还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，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

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字琴仙。本贯武陵人氏，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。其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止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七岁就能做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，闲时还要把些“六韬”“三略”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，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像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，自己时常想道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一个佳人作对。父母择亲，不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儿的姘奸好歹那能知道？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，如何了得？”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戴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。那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，怎见他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
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
炯炯似寒星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
出言惊座，方知满腹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鬟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景期到书房中，坐了一会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覆去，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。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？”

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。因此来问爹娘，身子可好些么？”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此叫丫鬟出去，分付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来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，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想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殓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般儿症候。景期也一般儿着急，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殓殓。那钟秀遗命，因原籍路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，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衾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十之七八。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六间，就在父母坟旁，止留一个苍头一个老妪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，开科取士，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。只得唤苍头随着，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

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只是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那钟景期，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，信笔而挥。真个是字中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，那些候揭晓的贡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认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，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

来叙契阔的；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古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酒楼上及古刹道院里边，随行逐队的玩耍。钟景期向往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，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中。思量：“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那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。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”那日起了这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个，去城内城外，大街小巷，痴痴的想，呆呆的走，一连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儿。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只得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什么。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。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，相公又没有娘娘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？”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那里知道。”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，见有个蓄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一蓄。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，相公不须忧虑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语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提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有几户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石墙；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冠冠冕冕，潇潇洒洒的可爱。景期想道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，难道我这个模样，认做白日撞不成。”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鼾鼾的睡着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荫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路是白石子砌就的。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二三亩大。隔岸种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。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含，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

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。池边一个小门儿，进去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足足有千余枝，映得檐前裹翠。走尽长廊，转进去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，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，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玉兰树。西边通是桂树。此时是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公、黄莺儿，飞得好看，叫得好看。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，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，攒凑迭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挨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甍画栋，极其华丽。正要定睛细看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身边吹过，那楼旁一个小角门，呀的一声开了，里面嘻嘻笑笑，只听得说：“小姐这里来玩耍。”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鬟，拥着一个美人，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婵娟；举止端庄，洵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，那些丫鬟们，都四散走在庭中。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；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；有的在茶蘼架边撞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的将双手来按；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袖，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；有的因领扣儿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；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；有的耍斗百草；有的去看金鱼；一时也观看不尽。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，也不与他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，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

那美人身边，与他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。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罢。”众丫鬟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冉冉而行，众婢拥着早进了小角门儿，呀的一声，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，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。不然，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？呆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，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他的余香，假假他的遗影。正在憧憬思量，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看时，却是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。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？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馆娃宫里拾香尘；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宿疾多渐鹦鹉身。
柳爱风流因病睡，鹊贪欢喜也嗔人；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亲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一会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，拾得一件东西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。兰麝香飘，洁白可受，上有数行蝇头小楷，恰是一首“感春”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绿窗寂寞锁流光；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，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过，出了门，一直往巷口竟走。不上三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：“钟相公在那里来？”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人，戴着尖顶毡帽，穿着青布直身，年纪二十内外。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，原来是位旧日的书童，名唤冯元。还是钟秀在日，讨来服侍景期的。后来钟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萧条，把家人童婢尽行打发，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。是日路上撞着，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，拜了两拜。景期看见，也自恻然。问道：“你是冯元，一向在那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自蒙相公打发出来，吃苦万千，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

住。”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，知道他一定晓得。便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么？”冯元指着前面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。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，极好的了。”说完，向前先跑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：“相公这里来！”一手在腰间乱摸。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个铁匙钥来把门上锁开了。推开门，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，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。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窗吊起。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。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，两边贴一对春联是：“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。”景期看了，笑了一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。景期思道：“他往那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进后半间房子去，往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，床前一只竹箱，两口行灶，搁板上放着碗盏儿，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儿，马刷儿，马饱儿。景期心下暗想道：“他住一间房子，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？”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。正在疑惑，只见冯元满头汗的走进来，手拿着一大壶酒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拿两个盘子，一盘熟鸡，一盘熟肉，摆在桌上，那人自去了。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，叫声“相公坐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买东西做什么？”冯元道：“一向不见相公，没甚孝敬。西巷口太仆寺前，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，小人买两样来，请相公喝一杯酒。”景期道：“怎要你破钞起来。”冯元道：“惶恐！”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执壶，站在一旁斟酒。原来那酒也是店上现成烫热的了。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问他道：“你一向可好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自从在相公家出来，没处安身，投在个和尚身边，做香火道人。住了年余，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个静室折得精光，和尚也不知那里去了。小人出来，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，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，做不来生意，不上半年，又折完了。旧年遇着一个老

人，是太仆寺里马夫，小人拜他做了干爷，相帮他养马。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，小人就顶他的名缺。可怜马瘦了要打，马病又要打。料草银子，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，一层一层的克扣下来，名为一两，到手不上五钱。还要放青剑铍，喂料饮水，日日辛苦得紧。相公千万提拔小人，仍收在身边，感激不尽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当初原是我打发你的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旧恩，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。”说完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。景期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？”冯元道：“这里叫做莲英儿巷，通是大人家的。后门一带，是拉脚房子，不多几分，小人家住着，极冷静的。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，就闹热了。前巷是锦里坊，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，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。”景期道：“那边有一个家，竹门里是什么人家？”冯元问道：“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么？”景期道：“正是。”冯元道：“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，他前门也在锦里坊，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。”景期道：“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？”冯元想了一想道：“名字小人却记不起，只记得他号叫做葛天民。”景期道：“原来是御史葛天民，我倒晓得他名字，叫葛太古。”冯元点头道：“正是叫葛太古，小人一时忘记了，相公可是认得他的？”景期道：“我曾看过他诗稿，故此知道，认是没有认得。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？”冯元道：“葛老爷是没有公子的，他夫人也死的了。只有一个女儿，听见说叫做明霞小姐。”景期听见明霞二字，暗暗点头。问道：“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？”冯元道：“那小姐的容貌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。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，若是走来比并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且又女工针黹、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般般都会。”景期道：“那小姐可曾招女婿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若说女婿，却也难做。他家的那葛老爷，因爱小姐，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。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，要来替儿子求亲，他也执意不允。不是说年幼，就是说有病，推三